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託意

庭菊美貞芳也天子幸於東都皇儲監守於武德之殿
以門下內省爲左春坊今庶子裴公所居卽黃門侍郎
之廳事也其庭有菊焉中令薛公昔拜瑣闥此焉遊處
今兼左庶子止於東廳豐宇連接洞門相向每罷朝之
後未嘗不遊於斯詠於斯覽叢菊於斯歎其君子之德
命學士爲之賦是日也薛凱以親賢爲洗馬田巖以幽

貞爲學士高元思張師德以至孝託後車顏強學沈尊
行以博聞兼侍讀周琮李憲王祖英曹叔文以儒術進
崔融徐彥伯劉知幾石抱忠以文章顯德行則許子豐
耆舊則權無二駱續則詰訓之前識張相則老莊之後
興並承高命咸窮體物小子託於吹竽之末敢闕其詞

哉遂作賦云

庭菊賦序

楊盈川集

癸酉之歲余卧病於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
陽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
孫君思邈居之於時天子避暑甘泉邈亦徵詣行在余

獨卧病茲邑閭寂無人伏枕十旬閉門三月庭無眾木
惟有病梨一樹圍纒數握高僅盈丈花實顛顛似不任
乎歲寒枝葉零丁纒有意乎朝暮嗟乎同託根於膏壤
俱稟氣於太和而修短不均榮枯殊質豈賦命之理得
之自然將資生之化有所偏及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有

感於懷賦之云爾

盧照鄰病
梨樹賦序

盧昇之集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繫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
悽然客之爲心乎悲哉秋之爲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
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綈袍非舊

白首如新誰明公治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終宵而
作達旦不暝觀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夫類
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
而吳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乘時而變
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
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
不懼勇也事有沿情而動與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
以自廣云爾

駱賓王螢
火賦序 駱丞集

駱賓王幽繫有感於夜螢出入之時託之以寫其憂思

之意因作螢火賦唐初王楊盧駱專學徐庾穠纖妖媚
當時尙之惟此賦猶有發乎情之旨得鸚鵡野鵝之微
者故特辨之

古賦
辨體

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
授館官舍時病連月願瞻圮牆有梅一本敷蔕於榛莽
中喟然歎曰斯梅託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
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云

宋璟梅
花賦序

海子卽液小名

崔湜
弟

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

於郢州人胡履虛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

唐書

崔湜傳

蘇頌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椽欄賦自託頌遠出之

唐新

書顏春

卿傳

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

見意尋隱居終南山學辟穀鍊氣之術

唐書盧藏用傳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

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捷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

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天狗賦序

杜詩詳注

天寶十載余以史臣推擇待詔闕下僻直多忤連歲不

偶未選敘求參河南府軍事府尹裴公以余浮名枉顧
遇焉而尹之外姻或縮紀綱之局怙勢矜權求府僚降
禮於已余清慎自守不能附會爰逝我陳嫌怒隨搆又
同官多貴遊右戚酒食之會絲竹之娛無間旬朔余人
質鄙野雅不之好常願鷗鳥爲儔江海是處往歲久遊
剡中將遂終焉朝旨迫召故不獲展著白鷗賦以寄斯
意至是鬱悒彌用增想廳階之下蹊有莎草故參軍宋
之問徒於伊川而植焉結根五紀緜羃庭際廣不累步
高樹十餘間以雜果陰蔽其上俗吏往來必凌踐之歎

其稟山野之姿而託非其所以就窘迫因而賦云

庭莎賦序

蕭茂挺文集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勅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

白霧扇某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曰

白霧扇賦序

曲江集

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九齡執不可翌日林甫
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尙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
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旣戾帝旨因內懼
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
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

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尙書右丞相罷政事而

用仙客

新唐書張九齡傳

九齡在相位有蹇諤匪躬之誠明皇旣在位久稍怠庶政每見帝極言得失林甫時方同列陰欲中之將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霧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爲燕詩以貽林甫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全唐詩話

明皇雜錄云林甫請見屢陳仙客實封九齡頗懷誹謗

於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霧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新傳亦云然案實錄仙客加實封在十月而九齡集白霧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勅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霧扇九齡與焉然則上以盛夏遍賜宰臣扇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因此獻賦自寄

意耳

資治通鑑考異

鴻輝

謹案元宗批答九齡進白羽扇賦云朕頃賜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理妙朕詳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當也

據此益知雜錄所云方秋賜扇之誤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勲不復
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
七祖故尙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
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師之臣幸賴先
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
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惟臣衣不蓋體
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
伏惟明主哀憐之倘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

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
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
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
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雕者
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
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
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不揆蕪淺
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進雕
賦表

杜詩詳註

張鷟著雕龍策帝王龜鏡朝野僉載二百卷文成以五

爲縣尉因著才命論以適志盛行於世有李季孫者法
才命論言是燕公詞蓋不覽唐史率意紀文大惑時人

一向紕繆

桂林風
土記

潢汙水之微也汲引之際人皆舍諸惟有德者知之薦
鬼神以昭忠信則百川雖廣莫逮其用焉喻士先沈後

升

一作
伸

於知己也

潢汙
賦序

錢仲文集

華無技曰獨孤及夢遠遊賦託遠游之夢寄無窮之慨
當時世變物情靡弗影借臚列是必二京復後作也意
遠而中事肆而隱古賦名手於茲再見

鐵立
文起

余昔夜夢寓遊一方樂態甚適覺而作賦題之夢遊仙

夢遊仙 沈下賢集

賦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
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
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
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
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
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爲悲醉
鄉之徒不遇也

送王秀才序 昌黎文集

感二鳥賦豈真有羨於白鳥鸚鵡特因物託興使賤人

賈物者知警爾

黃氏日抄

閔已賦賦也畧有比義退之蓋思古人靜俟之意自堅

其志終之以無閔云

古賦辨體

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警動

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

韓愈送董邵南序 文章正宗

韓退之弔田橫文晁氏曰愈有大志不爲世知故行經橫墓感其義高能得士而爲文以弔之時唐宰相董晉

爲汴州纔奏愈從事愈終始感遇稱隴西公而不姓後
從裴度亦自謂知己然後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躊躇
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
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愚謂此篇雖無他寄託亦有賦

中之風義

古賦
辨體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
記曰庚申幸其人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
過疾癘天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帝
神之尤者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

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
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
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
然後爲帝也余旣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
爲文而罵之

罵尸蟲
文序

柳河東集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
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
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三戒
序

柳河東集

睢陽廟碑當時睢陽死守李翰旣爲之傳南八事首尾

韓氏又書之矣此碑用南朝文體蓋相避也鬱龐眉之
都尉徃狼臂之將軍柱厲不知而死難狼暉見黜而奔
師柳子方爲僂人假以發其憤慨四六使事復不覺其

訐露耳

義門讀
書記

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
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敘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
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
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
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

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

莫贖耶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

新唐書劉禹錫傳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
尙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
四篇余特爲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
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勸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
代故謂之古漁父

古漁父四篇後序 文泉子集

今月十九日聖恩賜臣朱橘三顆者伏以遠自湘山移
根清籟蒙雨露之渥澤庇日月之休光始發素榮俄成

丹實誠宜奉金華之宴助玉食之甘豈謂恩及賤微獲
觀嘉瑞臣久參綸命常効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
黷宸扈倍積兢惶臣又復見元宗朝種柑結實宣付史
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其賦謹隨狀上進臣不任感恩

踴躍之至謹奉狀以聞

進瑞橘
賦狀

會昌一品集

余嘗感漢晁錯魏桓範皆號爲智囊不能全身竟罹大
患楊子稱或問多以智殺身雄對曰臯陶以其智爲帝
謨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余久欲賦
之比屬逾紀總戎願言不暇今俟罪江檄徬徨歲深筐

篋之中典籍皆闕聊以所記古今興敗組成此賦

智囊賦序

會昌一品集

此郡巖壑重複榛林鬱盛樵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公
流而下詣余求售余因積薪於庭竊有所歎乃爲積薪

賦

積薪賦序

會昌一品集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欵器贈以古人之

物永懷君子之心嘗欲報以詞賦屬力小

一作少

任重朝

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余又放

一作旋

逐

忽覩茲器悽然懷舊因追爲此賦置公靈筵

欵器賦序

會

昌一品集

丙辰歲孟夏月余屆途豐城弭楫江渚問埋劍之地則
有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由振
發雖人亡劍去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以爲此賦

劍池

賦

會昌一品集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
之側移植蘋洲至今滋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亭奇
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爲此賦以代美人託意焉

重臺芙蓉

賦

會昌一品集

吁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班孟堅各有言蛻不載故也噫大夫之賢懷王之事蛻得之涕泗下衣濡毫瀝辭

集作血

噫大夫之爲臣千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向

東方朔王褒繼有悼語蛻一小儒也思賢人之作悲嗚

人之佞著弔屈原

集無原字

辭三章弔公之志也雨濛湘波

浮檝搖歌旣

集無旣字

而悲伸紙波辭其公兮采之

弔屈原辭三章

序

文泉子集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遊不遊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

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鹿門隱書
六十篇序

皮子文藪

陸龜蒙作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遇之而陽氣作於內則憤而爲怪范文正公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目爲怪人文正知之及後復用爲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虜曰吾又將怪矣乃書龜蒙贊以遺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旣齟齬不得伸辭因乖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諷已訖不能盡用其言

避暑
錄話

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

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

鼠之刺於是乎在

蠶賦序

笠澤叢書

鴻墀

謹案金樓子云楊泉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

而獨不賦蠶乃爲蠶賦是何言歟楚蘭陵荀況有蠶

賦

江文通嘗著青苔賦盡苔之狀則有之懲勸之道雅未
聞也如此則化下風上之旨廢因復爲之以嗣其聲云

苔賦

笠澤叢書

序

葍白芷也香草美人得以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爲賦

全唐文紀事

卷四十四

十三

云

採葑賦序

笠澤叢書

吾旣以疑經爲後述矣今年夏陳君果復致累百言且
援穀梁之說欲以質吾吾熟視其書率意而答之足下
復所云云非不知也且夫謂之求則固當借受其譏矣
雖然舅姑之疾且餒苟力不能制其悍婦則必羸其聲
哀求於一飯豈忍謂之乎吾本朝之臣耳豈敢誨其苞
茅不貢之漸耶千載之下必有知言者不多譚

後陳君書

司空表聖文集

鴻埤

謹案司空圖疑經一篇乃尊君抑臣之旨蓋爲

當時強藩跋扈者諷耳

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陳拒朝命不令
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及蜀馱引以
見志高祖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
人多嚙嚙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
重征之苦高祖媿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資金帛加

等

十國春秋
馮涓傳

黃帝作巾凡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太公陳觴鏡之銘
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衮不敢追蹟聖賢輒取枕杖

全唐文紀事

卷四十四

十四

二物而爲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羅袞杖二銘

序 文苑英華

閏正月旬有八日李崔二侯命余於邑之南澗以求魚也洎至止人解力微網則虛設遂無所獲願莫我從且漁者卑事非其人猶不可力行特取豈容易哉因貽賦

云 敬括羨魚賦序

語曰等級懸隔有似雲泥然雲高則高矣如其不義猶爲夫子所輕故曰於我如浮雲泥卑則卑矣苟不可棄且見莊生所重故曰曳尾於塗中吾少也嘗覽左太沖

詩云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鈞感斯言之有徵故爲泥

賦

鄭惟忠
混賦序

文苑英華

君子修辭以干祿祿或不至居常以俟命感而遂通抑

亦莊生不射故爲破的賦以喻

喬潭破
的賦序

文苑英華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
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
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後五代
史本傳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四終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修纂

自述

臣平生好學頗愛文章雖不逮於詞人濫流傳於視草
近來撰集詩賦表記等若干卷編集擬進繕寫未周負
譴明時方從極典恐士衡止息華亭之唳不聞嵇康顧
影廣陵之音永絕缺簡零落抱痛幽泉昔司馬遷請就
腐刑以終史記漢武帝愍其至懇矜而許之伏願陛下
遂臣萬請之心寬臣百日之命集錄繕寫奉進闕庭微

願獲申就死無恨

張鷟陳情表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於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參參曰此隱者也見則崖然有感而問曰子其隱乎曰吾豈隱者邪愚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爲述時命以辯之先曾爲述居一篇因刊而次之

總命曰自述

自述三篇序

次山集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其甚也不

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如是不如則不如也
也不如如者止於此乎元子於是系之於人事續之於

此喻始爲七不如不如之義始極也

七不如
七篇序

次山集

始三歲憚露青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
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予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
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霸將授
孔聖之文可乎公執釋典不屈予執儒典不屈公因矯
隣無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汗牆負瓦施屋
牧牛一百二十蹄或時心記文字懵然若有所遺灰心

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
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
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謔談三
篇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祿山亂中原爲
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

哭涕泗

陸翽
自傳

公狀先公之行其大畧曰孔宣父應聘歷國困而老於
洙泗我先君宦學於天寶之年而操之者甫忠

謂林甫
國忠

先君能無窮乎又曰小子不敏不通先君之大道不識

先君之大行不肖之罪也類是者千餘言其太史公自

序之風可以論譏酌之祭器

燕國公于公先廟碑銘序

權文公集

又嘗慕太史公自敘著行紀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

備

忠武渾公神道碑銘序

權文公集

劉禹錫自傳敘王叔文事云其官職出於叔文又復坐

累不以爲諱

密齋筆記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譏真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

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

以內相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

北夢

言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媿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

潮州謝上表

昌黎文集

砥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

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
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
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聳牙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
其外矣

進學 昌黎文集
解

復志賦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復云者歲星十二年一
周復公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

黃氏
日抄

懲咎賦念往吝作

黃氏日抄
讀柳文

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
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
近質則太秃刮垢磨痕卒不能到史獨謂足下才方天
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受於師者致足下

與高錫孫
望書

可之集

昔潘岳寓直騎省因感二毛遂作秋興賦况余百齡過
半承明三入髮已皓白

原註自中書舍人
及今三參掖垣

清秋可悲尙

書十一丈鵷掖上寮人文大匠聊爲此作以俟知音

秋聲

賦 會昌一品集
序

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詠歌紀敘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以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卽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厯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盡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分其壯貌矣

上知已 樊川文集

文章啟

盧肇字子發袁州人狀元登第咸通中朝散大夫持節
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在郡上海
潮賦其狀云去年五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
法令常懼僣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
臣粗能緝理求得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敕又蒙聖恩

賜臣金紫蓋其自敘如此

新安志

其述先大夫所著家牒照乘傳及補亡舅

名權四歲能
諷誦其舅水

輪陳君賦十六著
劉氏洞史二十卷贊祖彭城公中興事並愚自撰密史

皆別編次云

中條王
官谷序

司空表聖文集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性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怨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以撞金石萬籟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貨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概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幗則銘之簡散誕放無所諱避又安

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

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

復友生
論文書

笠澤叢書

劉瞻作相薦爲翰林學士轉戶部郎中改以久罹擯棄
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二十二書
判登科此時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沉風水久
換星霜馱外府之罇罍渴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
登朝若匪遭逢聖君無以發揚幽迹臣任刑部員外郎
日累於閤內對駮去冬蒙擢宰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

霍幸依於白日捨盆終覩於青天昨以京縣浩穢苦心
爲政疲羸粗息強禦無蹤方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
化陛下過垂採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
之上纔超翰苑遽改郎曹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
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其時替故昭義
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收以結綬替臣
詢則備歷顯榮歿經數載收則寵極台輔絀已三年臣
則外困賓筵內甘散秩仰窺霄漢空歎雲泥雖云賦命
屯奇實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

唐書鄭
畋傳

王徽爲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制徽上表
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

君之懇

南部
新書

余宗姪櫓應進士時著鄉籍一篇大誇河東人物之盛
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
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
盧尙書簡辭宏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
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籍

穀之

因話
錄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
衙軍制已密聞梁祖表裏應接算殺之楊師厚後入魏
城揖出羅周翰因而伐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鎮分
其土宇創立相貝爲節鎮滅其力用三軍作亂脅持德
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
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
主虐民罪而斬之

北夢
瑣言

于何博士相國駙馬棕之子仕蜀至五縛無他才俊止
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恥其官卑詣執政陳啟自述門

闕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

卽韋莊相

也今日通班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

卽少常鏡也

執政愍

而慰之

批夢瑣言

遊覽

元和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礮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又東至於底柱柱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又以禹理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以通河三穿旣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巡臨幸於此合魏證勒銘

王
海

余以大業四年獲遊京邑暮春三月蹺騁娛遊新停隱
士之船卽赴羣工之席賞閒興洽接袂方轅西望昆池
東臨灞岸帷屏竟野士女盈川寶馬香車星流雲布氣
鮮風暖誠如褚爽之詞絡繹繽紛正是張衡之說不能
默爾聊爲賦焉同博奕之猶賢取波流之順俗終非白
玉未可抱之而悲近等黃花猶當嗑然而笑云爾

王績
三日

賦
序

東臯子集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

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於
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
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
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
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儼儼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
尼邱泉疑泗渙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
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
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
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

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

困學紀聞

鴻臚

謹案文中子門徒當以賦注爲據

峽山寺者名隸端州連山夾江頗有奇石飛泉迴落悉從梅竹下過渡口至山頂石道數層齋房浴室渺在雲漢神龍二年夏六月子投棄南裔承恩北歸結纜山隅

周謁精舍爲之賦焉

沈佺期峽山寺賦序

王灣曾奉使登終南山有賦志趣高遠識者不能弃焉

唐才子傳

峩峩靈掌仙指如畫隱躡磅礴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

欲捫青天以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
若動非至神曷以至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於華
陰華人以爲紀嶮巖勒之累頌嶧山銘燕然舊典也元
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
知言歟仰之歎之斐然琢石爲志

仙掌
銘序

毘陵集

蒼梧郡城東二三里有泉焉出在郭中清而甘寒若冰
在盛暑之候蒼梧之人得救渴泉與火山相對故命之
曰冰泉以變舊俗

冰泉
銘序

涪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

及登石顛均有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

湧泉泉詭異於七泉故命爲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爲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爲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有如礮者又如瀧者泉可渟澄匝石而流入礮中出而爲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稱顯之

五如石
銘序

零陵瀧

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有唐節督者曾爲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

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爲之作銘

丹崖翁
石銘序

道州江華縣

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巖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

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銘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

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巖下

陽華巖
銘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

滙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

之故命浯溪

浯溪
銘序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

迴四十餘步西面在江口東望岵臺北臨大淵南枕浯

溪唐廡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无由此

可信若在廡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

吹霜朝厭者寒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

愛也命曰唐廡旌獨有也

唐廡
銘序

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

怪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至丑寅厓壁斗絕左屬
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洞潭其勢礪礪半出
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爲亭堂小
峯歎竇宜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有蓄
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
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爲晤臺蓋非愁
怨乃所好也

晤臺
銘序

晤臺西面斂斂高迥在唐亭爲東崖

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爲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霧之

相資也

東崖
銘序

湘江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

峯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賦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大

寒故命曰寒泉

寒泉銘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

積雨西塞西南有迴山山巔是秋崩圻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於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

異泉銘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

結始浪家灤溪之濱灤溪蓋溢水分稱灤水夏灤江海則百里爲灤湖二十里爲灤溪灤溪浪士愛之銘之其

濱於戲古人喜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
灑溪可謂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灑溪若
天下有如似讓者吾豈先灑溪而稱頌者乎

灑溪
銘序

郎亭

西郭有菘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爲亭石有窾顛
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杯樽乃爲士源作杯

樽銘

杯樽
銘序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竇

爲淵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
時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
作銘以顯士源之意

退谷
銘序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

滙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杯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

遂命曰杯湖

杯湖銘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

繁於嵌白皆澄流清漪旋沿相奏又有藜石欹缺爲之島嶼殊怪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邪而令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爲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漣泉次曰漣泉次曰潆泉洿泉洿泉銘之泉上欲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名

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刻銘以記之

七泉銘序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窟石可以爲樽乃爲亭樽上刻石爲志

宏樽銘序

永泰丙午中自

舂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之焉前刺史獨孤愜爲吾翦闢榛莽後攝刺史竇泌爲吾勗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巖下將示來世

朝陽巖銘序

次山集

右唐晤臺銘元次山撰在今永州府祁陽縣次山愛祁陽山水之勝因家焉刻銘崖石溪曰浯溪亭曰唐亭臺曰晤臺皆以爲惟吾所有也

金石存

浯溪遠望之石壁嶙峋如屏如闕近視之嵌空玲瓏巖峯而多穴石質類太湖復類靈壁面背皆奇隨步異態設窮人巧爲假山未有能髣髴者崖畔槎枒老樹交柯垂陰蒼藤倒掛瓔珞百千清溪一線注於江觸石筍而墜有聲鏗然境致清絕元次山罷道州樂其幽勝遂移家焉一水一石各爲之銘又乞顏魯公書其所作中興

頌鏡諸崖壁

潘耒遂
初堂集

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
濕修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膂之人鄉無頽白
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
時序而云秋有赫曦之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
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鵬鳥似鴉但聞於詞賦則知前
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老之言用

紀他山之石

張謂長沙士
風碑銘序

桂爲郡也巖其先之有井室人民百千祀矣居是邦者

匪哲則豪何四三里之內而巖不載於前籍爲巖將屈
於古而合伸於今哉爲人未知其巖巖俟人以時哉青
溪子昧而未詳也予之仲曰渤受天雅性生不雜玩少
嘗讀高士傳列仙經遊衡霍幽遐之境巢嵩廬水石之
奧凡俗所覩必皆礪磨大璞翦鑿遺病意適而制非主
於名寶歷初自給事中出藩於桂一之年治鄉野之病
二之載搜郛郭之遺得隱山元巖冥契素尙余因謫去
炎海途由桂林巖之勝再遂其賞勒銘洞石表遠跡於

他年

李涉南溪
元巖銘序

七年冬十一月觀自京師適高陵經東渭橋闕渭之清

駭橋之雄故作東渭橋銘因以識之

東渭橋 李元賓
銘序

文編

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
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
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

史補乃實錄也

韓子
年譜

鴻臚

謹案沈顏作登華旨其畧曰仲尼悲麟悲不在

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

輒哭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政意於此爾文公憤趨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已至顛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原沈之意似與洪所引異也

余自幼伏覽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記則知連州山水之殊亭之稱因記爲天下所嘉連爲郡旣遠且秀亦因亭而高時談山水可娛者較數連矣中州人旣以連遐遠不可得與遊皆依記以圖爲館宇飾味山水者莫不目登心到焉如此則亭豈可荒記豈可仆乎

李貺連
山燕喜

亭後 文苑英華

記

退之云李翱觀濤江翱復性書云南觀濤江入於越退

之爲此也

猗覺寮
雜記

黃茅小景唐子畏畫太湖濱幽奇處名曰熨斗柄昔柳

子厚作遊鈞鉞潭記鈞鉞者卽熨斗柄也

六硯齋
筆記

劉禹錫曰余嘗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几荆

門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容易也

太平
御覽

司馬相如賦曰臨曲江之隈川劇談曰曲江本秦隴州

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歐陽詹曲江記其畧曰茲地循

源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匝中成坎窞窅窅瀕洞生泉
翁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崇山濬川鉤結盤
互不南不北湛然中停蕩惡含和厚生獨疾涵虛負景
氣象澄鮮滌慮延歡棲神育靈觀此可得其樂矣

遊城南記

余剖符淮甸道出蠡澤屬江天青霽千里無波點大孤
於中流昇旭日於匡阜不因佐官豈遂斯遊謝康樂尤
好山水嘗居此地竟闕詞賦其故何哉彼孤嶼亂流非
可儔匹因爲小賦以寄友朋

大孤山 會昌一品集
賦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於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

書賦云

晚晴賦序

樊川文集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尙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寓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爲慮深矣

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唐甘棠 集古錄
館題名

六年皮子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睹山形關勢迴抱於天秀欲染眸危將驚魄噫將造物者心是而加力耶不然者何壯觀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爲天下之樞機萬世之闡闕者非

茲闕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爲藍田關銘

藍田關
銘序

皮

子文藪

僕幸因隨牒謬齒周行覽原隰之形訪古人之跡撰饒
州記上下二篇至於林苑邱園立時爲記青溪紫府創
目亦書撰張仁之篇按徐湛之說水陸體勢習俗風謠

目擊在斯言誠可錄

王德捷饒
州記序

全唐文紀事卷四十五終